

走！到桑洲岭攮车去

□王剑波

一道山岭横亘在面前，将山谷中的小镇与平原、与外界分隔开来。小镇的名字叫桑洲，这道山岭便叫桑洲岭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大部分物资实行统购统销、计划调拨，小镇居民甚至是整个清溪流域百姓的油盐酱醋、粮食布匹，都要从宁海县城运送而来。从宁波到临海的甬临线早在五十年代已经通车，但公路像一条窄窄的布带从半山腰飘拂而过，山脚下的小镇能够听见来往车辆的鸣笛，却留不住它绝尘而去的身影。小镇的物资往往先要用汽车运到桑洲岭北侧一个叫岔路的地方，然后再用人工转驳至桑洲。就这样，诞生了一个新的行当——用手拉车为公家运货。小镇的一些农民自备车辆，组成运输队，有货拉货，没货种田，赚些“脚力钱”补贴家用。

我的姨丈就是运输队的一员。手拉车运货需要翻越高耸绵长的桑洲岭，光靠车夫一人难以胜任，必须家里的大人小孩甚至亲戚邻居一齐上阵，前拉后推才能完成。于是，到了拉货的那一天，我的表兄弟就会来喊：走，到桑洲岭攮车去！

攮，汉语词典解释为用刀刺，在桑洲方言里意为推，但在小镇人们的语气里，攮似乎比推用力更猛。无论是攮还是推，我知道此去又要卖力气了，在表兄弟的呼喊声中，有时乐意、有时勉强地朝着桑洲岭走去。

从桑洲街去桑洲岭，走的是古驿道。这条驿道历史上为宁波通往台州的要道。《徐霞客游记》载：“自宁海发骑，四十五里，宿岔路口。其东南十五里，为桑洲驿，乃台郡道也。”据说桑洲驿繁盛时配有五六十名轿夫和十余名杂役，专为官府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服务，从中可以想见当年驿道上人来货往的忙碌景象。从桑洲岭的南侧到北侧，古驿道长约三公里。这段山路就像一条被人随意甩出的绳子，路随山势盘旋而行。曾经有多少凡人黎民、贩夫走卒、宦官政客从这条山道上走过，无数人的双脚将铺路的石子打磨成了岁月的镜子，映出了一代代人行路的艰难。明翰林编

修赖世隆也许是在翻越长长的桑洲岭之后，也许是将要攀爬这道山岭，他在驿站写下了一首《宿桑洲驿》：“皇华西牡日駉駉，古驿清幽坐翠微。半榻松风醒宿酒，一帘花雨湿征衣。畏途漫叹王程迫，远宦恒忧壮士违。回首故乡亲舍隔，万山高处望云飞。”明代大儒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迫于家族被诬构，曾到台州府申诉，经过这里时写下了《夜度桑洲驿》：“山路弯弯石磴平，碧天凉露下三更。无端一夜西风恶，吹着新愁上紫荆。”文人骚客，各怀心事，但共同感叹的是桑洲的偏远和山岭的险峻。老辈人说，这一段驿道曾经有过五处“路廊”，供肩挑背扛远行的人歇足小憩，喝一口山泉烧出的茶水，吃一点随身带着的干粮，然后再继续赶路。但到我辈踏足古道的时候，这些路廊已经所剩无几，有的成了废墟，有的无迹可寻。老街尽头还存有一处“塘房路廊”，是进出小镇的必经之地，因清代时在桑洲设立过“水师汛地”，此处建有“塘汛”用房，路廊也因此而得名。少年的我对徐霞客、方孝孺毫无所知，也不知道脚下这条由鹅卵石铺成的乡间道路曾经有过显赫的以往，更不会从一座破败的路廊读出历史的忧愁与沧桑。

从塘房路廊开始，我们就离开老街踏上了去桑洲岭的道路。开头的路还算平坦，两旁有房舍相伴，鸡犬相闻；没走多远，道路便向高处延伸，市声也逐渐退隐，一条叫“塘房坑”的小溪相向而流，水声淙淙，似有若无，给寂静的山野平添一分动静。如果是春天，作物长在高低不一、大小不等的田地里，从高处看去，就像春阳之下晾晒着一块块绿色的布帕。帕与帕之间的缝隙里，点缀着一簇簇或粉红或鲜红的柴丹花，如同给布帛镶了花边。到了秋天，就有可能与收获归来的农人在路上相遇，看他们吃力地挑着满筐的苞芦或番薯蹒跚而行。

走到岭脚路廊的时候，直路已是到了末端，往前看去，道路成之字型曲折向上，往来反复，纠缠不休。这时，尽管心里发怵，但也

得振作精神，不能停歇。我们将上身微微向前，两只脚交替迈出，沉着而果敢，坚实而敏捷。有时也会回身看看来路，或者抬头眺望前程，一边暗暗为自己鼓劲，一边脚步不停。

到了桑洲岭顶，我们离开古道走在了公路上。这条路当年作为国防公路而建，坡陡弯急，沙石铺面，汽车开过，尘土飞扬。因为刚刚攀爬过弯曲陡峭的山路，眼前的公路就成了坦途，加上是下坡，走起来毫不费力。我们在盘山公路上行走，拐弯时从高处看远方，田野如盘，屋舍点点，真可以用星罗棋布来形容。这时候，我们会大声歌唱或者高声喊叫，用以宣泄少年多余的激情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桑洲岭的北坡东山岭脚，和其他人家前来攮车的一起，在这里等候手拉车队的到来。

车队的出现并非毫无征兆。先是看到桐洲桥的那头有几个黑点在蠕动，慢慢地这些黑点多了起来，并且连成了一条线，远远地看去，就像搬家的蚂蚁在移动。渐渐地这些黑点越来越远，拉车人的身形也清晰可见，可以确认这就是我们要等候的车队。这时，我们这些攮车的人一涌而上，找到自己家的手拉车，前呼后拥朝着桑洲岭进发。

似乎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，从东山岭脚往上的第一道长坡，是整个桑洲岭最陡的一段。刚接上车队时的笑声和话语声渐渐消失，四周变得鸦雀无声。姨丈的双手紧紧抓住车杠下部的把手，弯着腰身往前用力；我们几个攮车的人，双手在车上找到最能着力的地方，双脚抵地，身躯前倾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各自的能量。车子在我们的推拉下，缓慢地向坡顶移动。汗水出来了。先是微汗，后是大汗，慢慢地流进了眼脸，渐渐地渗透了衣衫，我们默默地用衣袖擦去满头满脸的汗水，继续用劲。坡道是那么长，似乎没有尽头；时间是那么慢，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般。渐渐地，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喘不过气来，这时就得像马拉松选手在奔跑途中掌握好步幅，像歌唱演员在演唱过

程中找准换气的节点，我们也要不露声色地调整姿势和理顺气息，让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跟上车轮滚动的节奏。由于埋头用劲，我们的思维完全被眼前的手拉车所牵引和左右，头脑已经失去了思辨能力，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快快到达桑洲岭顶。

桑洲岭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，高潮与高潮之间有着抒情的慢板和欢快的行板。过了长长的陡坡和一个个弯道，来到了平缓的地段，我们双手虽然还搭在车上，但已经可以稍稍地缓一缓劲。这时，我们直起了身，抬起了头，眼睛开始向四周峻巡，看到了刚才因为埋头用劲而忽略的事物，譬如路边的那些树，山中的那些草，天上飘动的云彩，还有远远吹过来的风，甚至听到了山坳那边传来的啁啾鸟鸣，身心感到无比舒畅，真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前面虽然还有弯道和陡坡，仍然需要我们出力流汗，但桑洲岭顶已经遥遥在望。

少年时代，我曾无数次去桑洲岭攮车，一次次往返，将汗水和劳累留在了古道之上、山野之中。去桑洲岭攮车，犹如去上一堂人生之课，不仅锻炼了稚嫩少年的手力脚劲，也使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——当你为了生计而低下头颅、弯下腰身的时候，才会明白生命中有许多不能和不愿承受的沉重，却必须承受。

随着甬台温高速公路的开通和甬临线的改道，如今眨眼之间就可以穿越桑洲岭隧道，翻山越岭的老公路车辆稀少，桑洲岭已经失去交通要道的地位，正在远离人们的视线。人们已经习惯以车代步，那条在无数年代里被无数人走过的古道，逐渐被人弃用，慢慢淹没在荒草荆棘丛中，并将在时光的流水中坍塌和湮灭。各式各样的物流车辆，在水泥路、柏油路、高速路上风驰电掣，手拉车运输队已经成为历史陈迹，“攮车”也就成了久远而陌生的传说。但在我的脑海里，去桑洲岭攮车的往事依然鲜活，与那座山、那道岭、那条沧桑古道一起，永远留存在记忆中。